

三燕龙城宫城南门遗址及其建筑特点

万雄飞

朝阳古城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市区，从十六国前燕始建至明初废弃的千余年间，朝阳古城一直是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考古价值。据文献记载并结合朝阳市区及其近郊考古资料综合判断，现朝阳市区东部以南塔、北塔、佑顺寺、关帝庙为中心的老城区就是朝阳古城所在地。然而，由于被现代城市所叠压，朝阳古城的城门、城墙、城内大型建筑基址、街道等考古遗迹极少发现，因此朝阳古城的准确范围、城内布局及其城市发展与演变不为人所知。

2003年，辽宁省朝阳市委、市政府决定对老城区北大街及其周边进行大规模拆迁改造，趁此良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时组建专业考古队伍，在朝阳市北大街改造指挥部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开展考古勘探，在此基础上选择重点区域进行考古发掘。田野考古工作从2003年7月开始至2008年10月结束，发现十六国至清代遗迹十多处，出土各时期遗物数千件，取得了显著成绩^[1]。此次持续数年的考古工作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发现并发掘了三燕龙城宫城南门遗址。

该遗址位于朝阳市双塔区北大街与营州路的交叉口(俗称大什字)东北220米处，东侧紧邻北大街，南侧距营州路约200米(图一)。发掘结果表明，该城门始建于十六国前燕时期，先后历经后燕、北魏、唐代、辽代和金元五个时期的改建，彻底废弃于明初，持续沿用近千年。现将该遗址前燕和后燕两个时期门址的发掘情况介绍如下。

1. 地层堆积

该城门沿用时间长，地层堆积较为复杂。现分别以遗址南壁局部剖面、西城墙南北向剖面和东墩台南北向剖面为例，介绍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

① 遗址南壁局部剖面(图二)

第一层：清代及近现代堆积层。厚约2.5米。可分为2层。

1a层：近现代层。厚约2.1米，土质较杂，遗址内普遍分布。内含石块、红砖、白灰块和煤渣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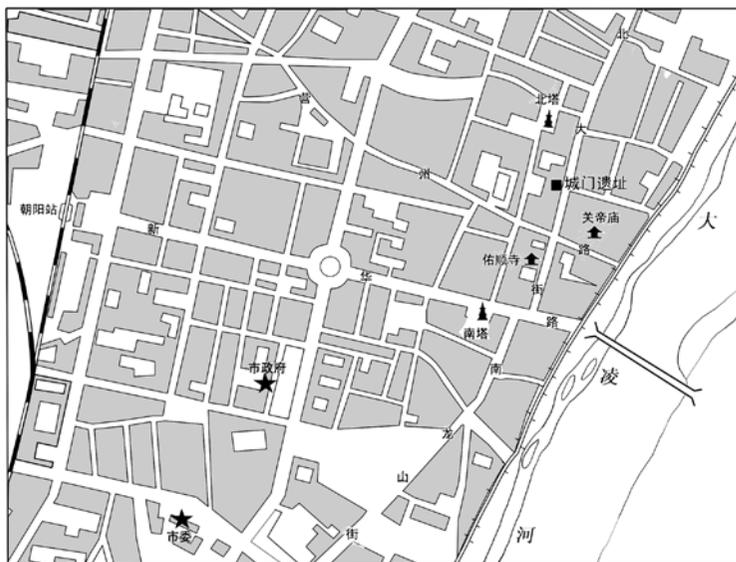
1b层：清代路面和文化层。深2.5米，厚约0.4米。路面用白灰混合小碎石子铺成，表面平整，其上为灰黄色堆积土。

第二层：金元文化层。深约3.4米，厚约1.2米。分为2层。

2a层：金元文化层。灰黑色，厚约0.9米。该层下发现一条南北向的道路遗迹，路面用

小石子、碎瓦片、瓷片铺成，路面宽约6米，与城门址中间门道相通。路土中出土了青瓷片、粗白瓷片等，路面以上的堆积出土了陶片、瓷片和瓦片等。

2b层：路土堆积层，灰褐色，厚约0.2-0.5米。内含粗白瓷片、黄釉和绿釉瓷碗底、黑



图一 城门遗址位置图

陶卷沿盆口沿、饰附加堆纹黄褐陶片等，出土了“大定通宝”和“大观通宝”各1枚，还出土了残骨簪、动物头瓷件。

第三层：辽代文化层。深约4.8米，厚约1.3米。分为3层，每层下均有路土。

3a层：浅灰土，厚0.35-0.5米，内含白瓷器底、黄釉瓷碗口沿、灰陶卷沿盆、布纹瓦、瓦当等，还出土了铁锄一件、“政和通宝”钱一枚。

3b层：灰褐土，厚0.45-0.55米，内含白瓷器底、白瓷碗口沿、卷沿陶罐口沿、展沿盆口沿等，并含较多动物碎骨。

3c层：路土堆积层，厚0.3-0.4米。上半部为路面，呈灰黑色，厚约0.1-0.2米，下半部为人工铺垫的路基，厚0.2-0.3米，路基用排列得较有规律的残砖铺成，其中夹杂大量红烧土。残砖均饰长、直绳纹，形制较规整，与唐代墩台包砖相同，应为唐代的倒塌堆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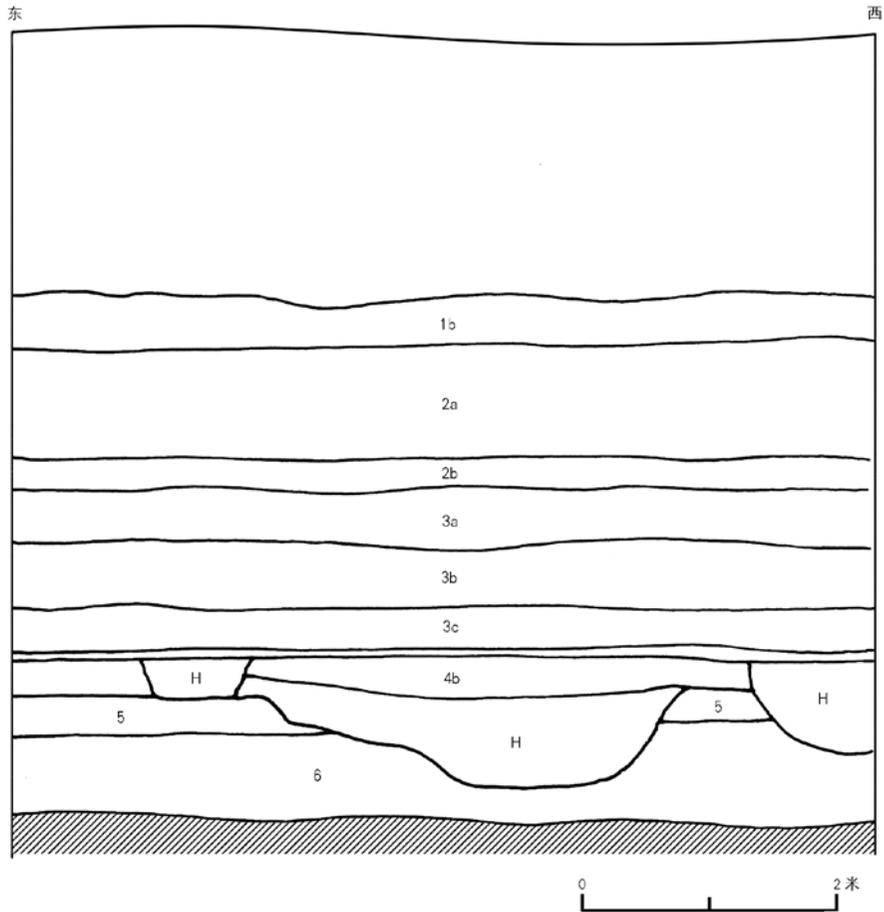
第四层：唐代路土层。深5.1-5.3米，厚0.2-0.35厘米。分为2层，两层之间有一个厚0.04米的淤沙层。

4a层：路土堆积层，黑褐色，厚约0.05米。

4b层：路土堆积层，黄褐色，夹杂较多炭粒，厚0.15-0.3米。内含布纹瓦、灰陶片等。

第五层：北魏路土层。深约5.6米，厚0.25-0.3米。也可分为2层，上层黄灰色，厚约0.1米，下层呈黑褐色，厚约0.2米。内含灰陶器底、灰陶器腹片、板瓦。

第六层：三燕时期文化层。深约6.2米，厚0.6-0.8米。淤泥与淤沙交替叠压，淤土中含少量瓦片和陶片。



图二 遗址南壁局部剖面图

- 1a. 近现代层 1b. 清代路面和文化层 2a. 金元文化层 2b. 金元路土层 3a. 辽代文化层和路土层 3b. 辽代文化层和路土层
3c. 辽代文化层和路土层 4a. 唐代路土层 4b. 唐代路土层 5. 北魏路土层 6. 三燕时期文化层

② 西城墙南北向剖面 (图三)

第一层：清代及近现代堆积层。厚2.5米。上层为近现代堆积，土质较杂，遗址内普遍分布，内含石块、红砖、白灰块和煤渣等。下层为清代文化层，厚0.4米，内含清代青花瓷片等。

第二层：金元夯土。深约4米，厚1-1.6米。灰黄色，质地较松，夯层不清晰，内含炭粒、烧土块、陶片等。金元夯土在城墙北侧较明显，紧贴着前燕时期的黄色纯净夯土，外部包砖石。

第三层：金元文化层。深约4.6米，厚0.5-2米，灰黄色，土质较松软，内含炭粒、陶片、瓷片和布纹瓦片等。

第四层：辽代文化层。深约5米，厚0.3-0.5米，灰褐色，土质松软，内含炭粒、陶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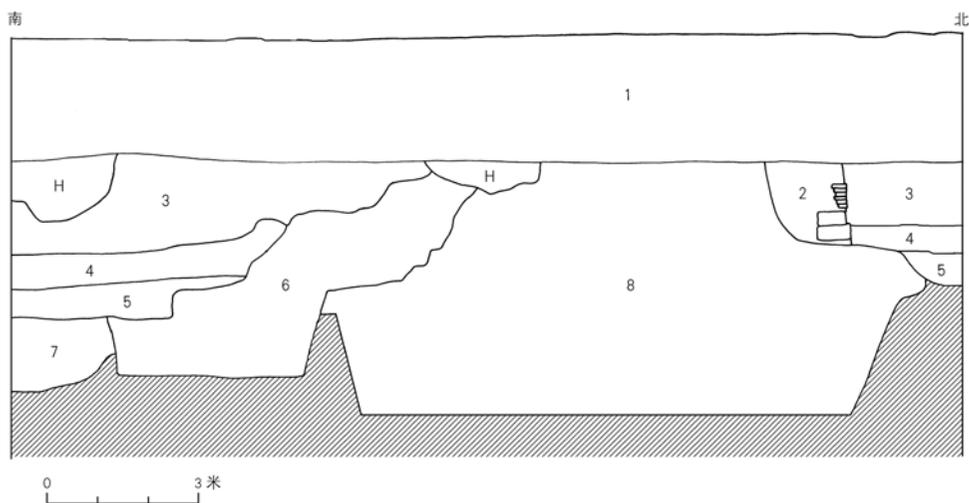
和布纹瓦片等。

第五层：唐代文化层。深约5.3米，厚0.2-0.6米，灰黑色，土质松软，内含陶片和瓦片等。

第六层：唐代夯土。深6.7米，厚1.5-3米。黄褐色，土质坚硬致密，内含较多炭粒、木屑和少量碎瓦片，夯层和夯窝都十分清晰，夯层厚约0.1米，夯窝圆形，直径约0.04米。唐代把城墙加宽，在前燕城墙的南侧进行了增补，北侧无增补迹象。补筑的夯土底部有挖筑的基槽，基槽上口宽约4.2米，下口宽3.7米，深1.7米，挖槽部分打破了前燕的夯土。地上部分紧贴着前燕的夯土墙，两者结合紧密无裂缝，唐代城墙地上部分保存高度达2.4米。

第七层：三燕至隋代文化层。深7米，厚1-1.5米。浅灰色，内含陶片和瓦片等。

第八层：前燕夯土。深7米，厚0.6-5米。黄色，土质坚硬致密，内含极少的炭粒和瓦片夯层和夯窝都十分清晰，夯层厚约0.1米，夯窝圆形，直径约0.03米。前燕夯土城墙地下部分挖槽，上口宽约11米，槽深约2.5米，地上部分宽约4.5-9.5米，残高约2米。前燕夯土城墙直接打破生土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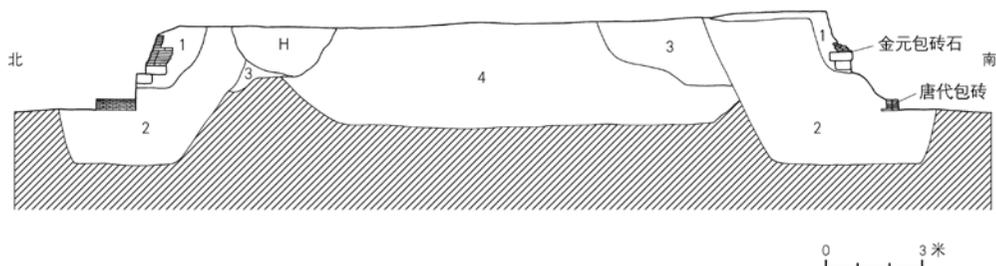
图三 西城墙南北向剖面图

1. 清代及近现代堆积层 2. 金元夯土 3. 金元文化层 4. 辽代文化层 5. 唐代文化层
6. 唐代夯土 7. 三燕至隋代文化层 8. 前燕夯土

③ 东部墩台南北向剖面 (图四)

第一层：金元夯土。厚1-1.6米。灰黄色，质地较松，夯层不清晰，内含炭粒、烧土块、陶片等。金元夯土居于墩台的最外侧，在墩台的外围补筑，紧贴着唐代的黄褐色夯土，外部包砖石。

第二层：唐代夯土。厚约4米。黄褐色，土质坚硬致密，内含较多炭粒、木屑和少量碎瓦片，夯层和夯窝都十分清晰，夯层厚约0.1米，夯窝圆形，直径约0.03米。唐代对墩台的



图四 东部墩台南北向剖面图

1. 金元夯土 2. 唐代夯土 3. 后燕夯土 4. 前燕夯土

南北两端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增筑，把墩台增大。补筑时地上部分紧贴三燕时期的夯土，地下部分挖槽夯筑，槽深约1.6米。

第三层：后燕夯土。厚1-1.9米。黄灰色，土质较硬，内含炭粒、烧土粒少量瓦片，夯层不清晰。后燕仅在前燕墩台南北两端进行增补，把墩台加长，又被唐代补筑夯土打破。后燕补筑的夯土仅限于地上部分，地下无基础。

第四层：前燕夯土。厚约3米。黄色，土质坚硬致密，内含极少的炭粒和瓦片，夯层和夯窝都十分清晰，夯层厚约0.1米，夯窝圆形，直径约0.03米。前燕夯土地下部分挖槽，宽约12.5米，槽深约1.6米，地上部分宽约11米。前燕夯土直接打破生土层。

2. 前燕时期城门遗迹

前燕时期是这座城门兴建之始，由于后代不断维修、重建，前燕始建的门址被层层包裹在后期补筑的夯土之内。发掘时为了保留后期保存较好的遗迹，没有把前燕时期的城门遗迹全部揭露出来，但是我们通过东、西门道的发掘以及西城墙的解剖，基本上搞清了前燕门址的格局。

前燕门址坐北朝南，方向约为220度，共有东、中、西3个门道，它们之间筑有2道夯土隔墙。东、西门道规格和结构相同，左右对称，中门道压在晚期门道之下，情况不明。东、西门道两侧分别连接向东西延伸的夯土城墙。

(1) 墩台、隔墙和城墙

墩台、隔墙和城墙都用黄土夯筑而成，黄土纯净，包含物极少，质地坚硬，夯层均匀、清晰，每层厚0.08-0.1米(图版一，1)。墩台和隔墙的地上部分因遭到破坏和后期重建，原始南北长度不明。墩台被破坏后与两侧的城墙基本上连为一体，难以区分开。墩台残长约8、残高2.4米。隔墙平面为长方形，残长约8、残高2.4米。城墙南北残宽最宽约9、残高3米。夯土城墙向两侧延伸，现已揭露的东城墙长约50米，西城墙长约10米。

墩台、隔墙和城墙的底部都挖有基槽，宽度基本相同，墩台和隔墙处没有格外加宽。基

槽截面呈倒梯形，上口宽约12米，门道处槽深约1.2米，城墙处深约2.5米。基槽直接打破生土。

（2）门道

发掘了东、西门道，两者基本对称，中门道未发掘。我们重点解剖了东门道，下面以东门道为例加以介绍。

东门道宽约4.5、长12米(以底部基础计算)。门道内的木构设施及柱础石等构件已荡然无存，只留下一个空壳式的豁口。豁口的两壁和地面都是纯净的黄色夯土，夯土壁和地面上留下了多处锹、镐类工具痕。夯土壁面较平整，略呈斜坡状。夯土地面起伏不平，整体上北高南低。根据以上迹象，推测后燕重建时彻底破坏了前燕门道的内部设施。

门道内地面上发现了两列柱洞，它们顺门道方向排列，每列6个，共12个(图版一，2)。两列间距2.5米(柱心到柱心，下同)，一列内两两之间的间距约1.9米。柱洞绝大多数平面为长方形，长0.5-0.6、宽0.4米，个别为圆形，直径0.4米。柱洞现存深度因地面高低而不同，北部最深为0.8米，南部最浅为0.4米。柱洞内壁陡直，壁面平整，有的可见窄沟状工具痕。柱洞底部较平坦，无础石或砖瓦垫底。填土松软，无木屑，出土少量砖瓦。这些柱洞底部基本在同一水平面上，未打破生土。

清理柱洞时发现一个迹象：洞口的一边或一角多数被人为破坏，留下了铁锹类工具痕迹(图版一，3)。分析原因，似乎是为了取走木柱而有意挖开一边或一角。东、西两列柱洞的间距仅为2.5米，作为门道的宽度显然太窄。柱洞底部无础石，不能用于承重。据此推测，这些柱洞可能是门道施工时的脚手架柱坑。

3. 后燕时期城门遗迹

后燕时期在前燕门址的基础上进行了改、扩建，工程内容主要是对墩台和门道进行修复、重修，城墙部分则未作改变，沿用了原有城墙。后燕重建后的门址仍为3个门道，门道位置不变，但方向略作调整，为215度。考古发掘了东、西两门道，中门道未揭露。北燕沿用这一期门址。

（1）墩台和隔墙

因原来的墩台遭到破坏，重建时在墩台的南北两侧都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增补。重修后的墩台南北长度大于两侧城墙的厚度。修葺限于地面以上，地下基础部分无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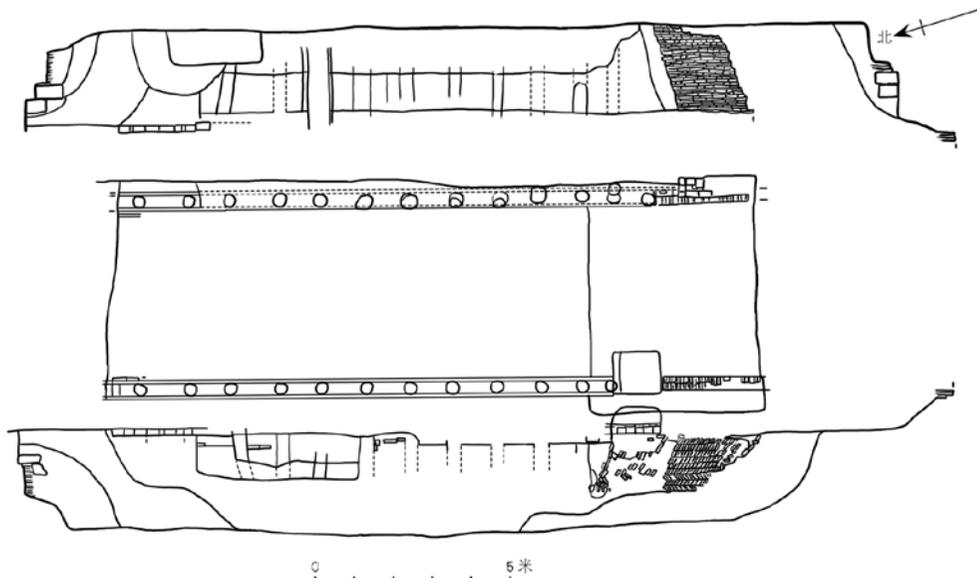
后补的夯土呈灰黄色，土质较杂，包含较多木炭和烧土粒，质地也较疏松。后燕修葺后的东、西墩台因后期破坏，南北长度不明，现存最长处约16米。我们对东墩台的南部进行了解剖，发现后燕补筑的东部墩台宽约4米。

两道隔墙平面呈长方形。南北两端被破坏，长度不明。由于中门道在后期一直继续使用，并多次被改造，东隔墙的西侧和西隔墙的东侧均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推测隔墙与门道宽度相同，均为4米。

（2）门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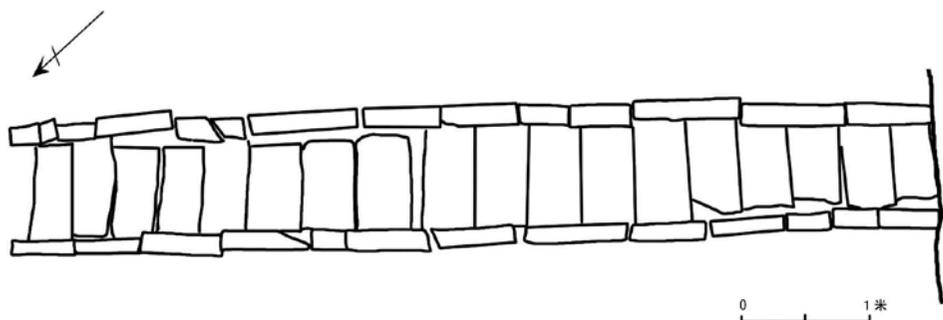
后燕时期沿用三门道的格局。中门道在后期门址中反复改建，情况不明。东、西门道北魏时期被封堵，因此保存较完好。我们对东、西门道进行了发掘，它们左右对称，规格和结构基本相同，方向215度。后燕重建时对这两个门道进行了彻底改造，不仅对门道的地面进行平整和铺垫，而且对门道的两壁进行了加工，并铺设了全部门道设施。由于墩台南北长度增加，门道进深也随之增加。

① 东门道 门道为过梁式木构架结构。东、西两侧壁立有排叉柱，排叉柱之下承以砖地袱，排叉柱之间是残砖与黄土砌筑的土垛，土垛外表抹泥。门道的南半部保存基本完整，南端壁面用青砖包砌，北端被破坏。门道宽4米(以两壁抹泥墙之间距离计算)，残长15.4米。门道内保存的遗迹有砖地袱(砖槽)、排叉柱、土垛、包砖面和路土等(图五；图版二，1)。



图五 后燕时期东门道平面及侧视图

砖地袱位于门道两侧壁的底部，呈槽状，顺门道方向左右各铺设一列(图版二，2)。砖地袱用来承托排叉柱，相当于柱础石。它的结构为：底部顺着门道方向横置一列条砖作底，底砖之上两侧各立一块立砖，形成一个截面呈长方形的砖槽，底砖外侧再斜倚一列条砖，起支撑外侧立砖，防止其外移的作用(图六)。砖槽内宽0.26米，槽内均有木屑和板灰痕迹，推



图六 东门道东壁北端砖槽

测砖槽内可能还有木地袱。砖槽的底砖为承重砖，在承托排叉柱处，砖面往往略有下陷，有的底砖已完全被压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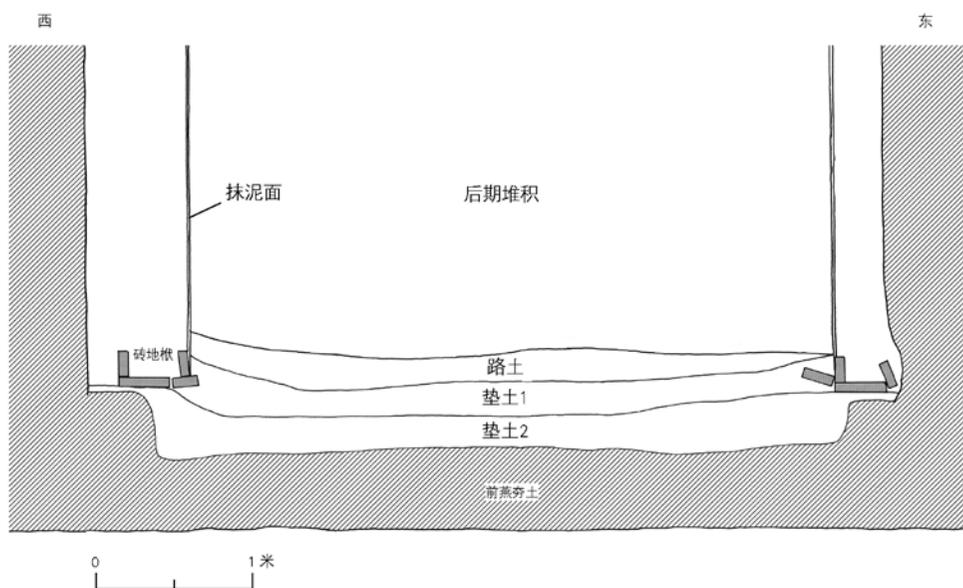
排叉柱立于砖地袱之上，东西两侧各一列，左右对称，它们嵌在土垛中，起着支撑门道顶部的作用(图版二，3)。排叉柱多数朽烂成灰，可见残存的木屑。从朽烂后的残痕观察，排叉柱截面近方形，边长约0.25米。因门道北部被破坏，排叉柱原有数量不明，东壁残存13根，西壁残存12根。东壁保存了南起的第1至第13根，其中第1、2柱间距1.3米(柱心至柱心，以下同)，第2、3柱间距0.8米，其余间距约1米。东壁南起第1根木柱略向北倾斜，倾斜角约15度，第2根也略向北倾斜，但角度更小，其余皆为直柱。西壁保存了南起第2—13根，第2、3柱间距为0.8米，其余柱间距约1米。西壁南起第1根木柱在后期修葺时被破坏，第2柱也被叠压在后补的包砖之中。

排叉柱之间以土垛相隔，土垛紧贴夯土壁，底部叠压着砖地袱，外壁用草拌泥抹光(图版二，4)。土垛起着保护排叉柱和底部砖槽的作用。土垛外壁的抹泥面与底部砖地袱外侧立砖对齐，把砖地袱和排叉柱完全包裹于泥墙之内，因此排叉柱全部为暗柱。东壁土垛厚约0.6米，西壁土垛厚约0.3米。东壁土垛与夯土壁结合不太紧密，有一小裂隙。土垛多用黄灰土夯砸而成，内含炭粒和烧土粒。少数结构特殊，如西壁第11、12柱之间的土垛全部用土坯砌成；东壁第7、8柱之间的土垛，下部有一段用残破板瓦垒成的高约0.6米的瓦墙。这些地方可能是在后期维修时造成的。

包砖面位于门道两壁的南端，有加固和美观的作用。推测门道北端也有对称的设置，现已被破坏。东壁包砖面保存较好，残长1.7、存高2、厚0.6米。分为内外两层，内层砌筑得较为杂乱，外层错缝顺砌，较为整齐美观。包砖紧邻南起第一根排叉柱，相邻处从上至下砌成向北倾斜的形状，留出了排叉柱位置(图版三，1)。包砖面之下也有预置的砖地袱。值得注意的是，包砖部分与门道方向不完全一致，略向外撇约2度。西壁包砖面残长3.4、存高1.2、厚0.3米。内外两层都用条砖斜向立砌，外侧残存9层，第1—6层向北倾斜，第7层向南倾斜，以上逐层交错。包砖面之下有预置砖地袱，方向与门道一致。西壁包砖面比东壁

向门道内延长约1.7米，砌筑方式也与东侧不同，应是后期修补造成。

门道内路土明显，土质坚硬，厚约0.2米，路土表面有一层木炭灰烬，火烧痕迹明显(图版三，2)。路土之下有两层人工垫土，最下一层为灰黑色，经过夯砸，夯窝明显，包含大量木炭灰和少量瓦片，厚0.2-0.3米。其上一层为灰褐色，也经过夯砸，质地较硬，夹杂炭粒、烧土粒和少量瓦片，两侧高，中间低，两侧正好把砖槽外侧的立砖掩埋住，厚0.15-0.3米。路土之上为后期的倒塌堆积，包含较多的残砖和碎瓦，厚约0.4-1.5米(图七)。



图七 后燕时期东门道东西向剖面图

② **西门道** 形制、结构与东门道基本相同，仅局部有差异。西门道宽4米(以两壁抹泥墙之间距离为准)，残长16.4米。门道内现存遗迹有砖地袱、排叉柱、土垛、包砖面和路土等(图版三，3)。以下仅述与东门道的差异之处。

包砖面保存较好，皆为平砖顺砌，没有后期修补迹象。包砖面与门道方向明显不一致，向外撇角度较大，约为6度，呈“八”字形。包砖面东壁残长1.3米，西壁残长1.8米。

土垛修补迹象明显多于东门道，尤其是东壁，土垛下半部多用残砖修补。砖块掺杂在黄土之间，砖墙的高度和垒砌方式各不相同，整体上都较为草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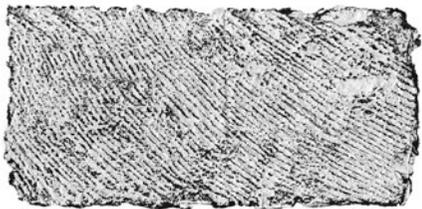
门道中间第8、9柱之间的地面上，发现较多朽木，周围出土较多铁钉、铁环等，推测这里可能有木门扉结构。地面上未发现门砧石、将军石等及其残迹。

4. 出土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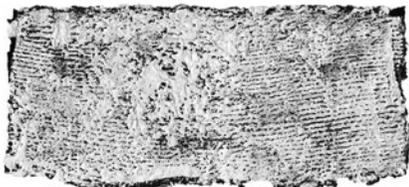
数量较少，分为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品两类。建筑材料有砖、筒瓦和板瓦等，生活用品主



1



2



3



图八 长条砖

1. A型砖 (04CLⅢDM④:8) 2. B型砖 (04CLⅢDM④:9)
3. C型砖 (04CLⅢDM④:10)

要是陶器，它们都出土于东门道三燕时期的地层之中。

① 建筑材料

砖 出土的都是长方形的条砖，它们主要用于砌筑门道下的砖槽和包砌门道南端内壁。按砖的长度、大小，可分为3型。

A型 规格最大。04CLⅢDM④:8，黄灰色，烧成温度较高，质地坚实。正面饰细绳纹，绳纹较浅，且略带弧线，背面平素。形制不太规整，正面四沿略高起。长32、宽16、厚6.5厘米(图八，1)。门道两侧底部的砖槽全部用这种砖砌筑而成(图版四，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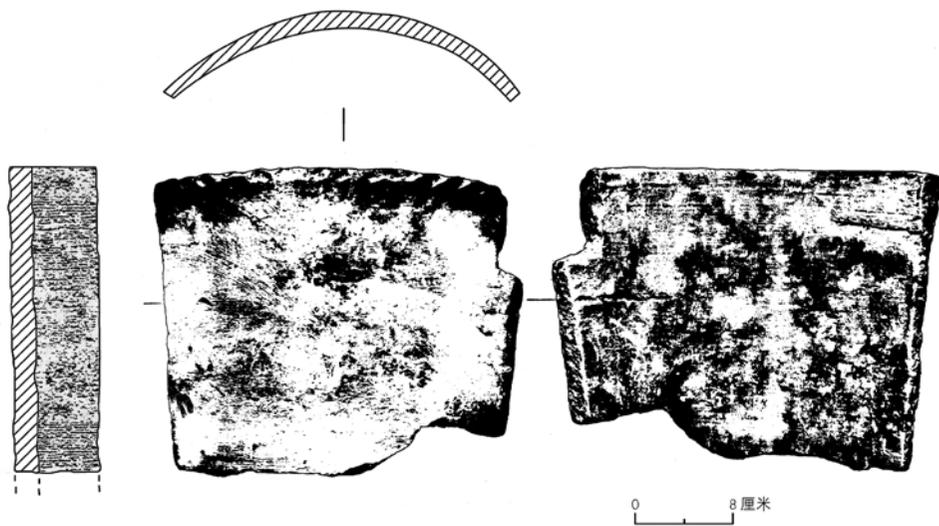
B型 规格居中。04CLⅢDM④:9，青灰色，局部呈蓝色，烧成温度极高，质地格外坚硬。正面饰斜向细绳纹，背面平素。形制也不规整，一端稍宽，另一端略窄，表面起伏不平。长28、宽12.5、厚5.5厘米。门道南端的包砖多用这种砖，形制大小相同，有少数砖正面饰直向细绳纹(图八，2；图版四，2)。

C型 规格最小。04CLⅢDM④:10，黄灰色或红褐色，正面饰细直绳纹，长25.5、宽15、厚5厘米。这种砖出土数量较少，是门道南端的包砖(图八，3；图版四，3)。

板瓦 无完整或可复原完整者，均为残片。按背面的纹饰，可分为外素里布纹和外绳纹里布纹两型。

A型 外素里布纹。04CLⅢDM⑤:1，泥质灰陶，背面为素面，里面饰布纹，瓦头背面有手指捏压纹，捏压纹较小，且排列紧密。瓦头部分最宽，往下渐窄，内收斜度较大，平面呈梯形。内切较浅。瓦头宽30、厚2厘米(图九；图版四，4)。

B型 外绳纹里布纹。04CLⅢDM④:2，泥质红褐陶，背面饰粗绳纹，局部抹光，里面饰布纹。瓦厚1.5厘米。



图九 A型板瓦

筒瓦 出土数量较少，且均为残片，按瓦的厚薄不同，分为两型。

A型 厚筒瓦 04CLⅢDM④：4，泥质灰陶，背面为素面，里面饰布纹，扣尾长且平直，瓦身较厚，为2.5厘米。

B型 薄筒瓦 04CLⅢDM④：5，泥质红陶，背面为素面，里面饰布纹，瓦身较薄，为1.5厘米。

② 生活用品

主要是陶器，均为残片，包括器物口沿和带纹饰的陶片。

陶罐口沿 04CLⅢDM④：7，泥质，外皮黑色内心红褐色。圆唇，沿部略外叠，短颈。口径11.5厘米。04CLⅢDM④：6，泥质红褐陶，方唇，唇部上沿有浅槽，斜肩，无纹饰。口径10.7厘米。

带纹饰陶片 04CLⅢDM⑤：3，外皮黑色，内为红褐色，泥质，外饰划纹。

5. 各期城址的年代与性质

朝阳古城始建于十六国前燕时期，是按照都城规制设计建造的，城市规格很高。341年，慕容皝派阳裕、唐柱于柳城之北、龙山之西筑龙城，在城内修建宫殿，第二年慕容皝将都城由棘城迁到龙城，345年，修筑新宫“和龙宫”^[2]。350年，慕容儁率军南伐冉魏，迁都蓟城。370年，前燕政权灭亡，前秦在前燕故地设平州，镇和龙，即龙城。385年，前秦昌黎太守宋敞从龙城撤退时，纵火烧毁和龙宫室^[3]，这是龙城第一次遭大规模破坏。386年，慕容垂称帝，史称后燕，定都河北中山，据有幽、冀、平三州。397年，后燕慕容宝在中原被拓

跋魏打得大败，无法立足，将都城重新迁回旧都龙城。慕容熙为后燕皇帝时(401—407年)，荒淫无道，穷奢极欲，在龙城内大兴土木，建弘光门，起承华殿，并在龙城北郊修筑皇家园林——龙腾苑^[4]。436年，北燕灭亡，高句丽军队将龙城抢掠一空，并纵火焚毁了龙城宫殿，大火一旬不灭^[5]，这是龙城第二次遭到大规模破坏。北魏占领辽西地区之后，在龙城废墟上置龙城镇，后龙城又为营州治所^[6]。

考古发掘表明，三燕时期这座城门遗址可分为前燕和后北燕两期，它是三燕龙城的宫城南门，甚至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弘光门”，分析如下。

第一期门址包括东西墩台、隔墙、三个门道和东西夯土城墙。按照我国古代建筑的等级制度，三门道城门为都城之制，只有都城城门才允许采用三门道规格^[7]。结合朝阳古城的历史，可知朝阳古城仅在前燕、后燕和北燕时期做过都城，称龙城。据此，第一期城门的建造年代可锁定在十六国三燕时期。第一期门址的墩台、隔墙和城墙均为挖槽夯筑，基槽直接打破生土。夯土为纯黄土，极为纯净。这与史料记载的三燕龙城为择地新建之城的记载相符。门址西门道的柱洞内出土一块完整条砖，一面饰细绳纹，另一面为素面，规格为32×16×6.5厘米，青砖的长宽、纹饰皆与前燕李魔墓^[8]所用墓砖相同。综上所述，我们推定第一期城门址的年代为前燕时期。

第二期门址保留了三门道的格局，按照城门等级制度，其重建和使用年代应在三燕时期。发掘表明，第二期城门是在旧有门址的基础之上重建而成，墩台、隔墙、门道都留下了大规模重建的痕迹。从东、西门道来看，门道内的砖地袱、排叉柱、土垛以及地面都是重新铺设，可见第二期门址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彻底翻建，工程浩大。此次大规模的修筑活动可与史料记载的后燕慕容熙在龙城大兴土木相吻合，我们推定第二期城门的重建年代为后燕慕容熙时期，北燕沿用。

三燕时期，这座城门应为龙城宫城南门，试析如下。我国古代城市的布局有其发展演变过程，自曹魏邺城建成以来，开启了以宫城或衙城(官署区)居北，里坊居南的城市布局模式^[9]。龙城始建时间晚于曹魏邺城100多年，其布局无疑受到了曹魏邺城的深刻影响。

20世纪90年代经过考古钻探和发掘，考古工作者证实朝阳北塔周围台基发现的三燕建筑遗址与塔基夯土台基同属一座大型建筑基址，应为三燕龙城和龙宫的宫殿基址^[10]，从而确定了三燕和龙宫的位置。本次发掘的城门遗址位于朝阳古城中部偏北，地处朝阳北塔、南塔之间，在朝阳北塔(即三燕和龙宫宫殿基址)东南约250米处。参考曹魏邺城的布局，这座城门遗址应为三燕龙城宫城的南门。史料记载后燕慕容熙扩建龙城时，“拟邺之凤阳门，作弘光门，累级三层”，也许它就是后燕时期的“弘光门”。2005—2008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连续在朝阳老城区内开展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和发掘，相继发现了宫城城墙、北门和北城墙、东门和东城墙等重要遗迹，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判断。

6. 建筑特点分析

这座城门自前燕始建以后，又历经了五次重建，在历史长河中呈现出六种不同的形制面貌。由于历代破坏和后期不断重修，六个时期的门址只有后燕和金元这两个时期的门道结构保存相对较好。下面着重分析后燕时期城门的特点。

后燕时期城门门道的特点有四：一是门道两端呈喇叭口外敞（其中北端被破坏，推测应与南端相同），这种门道形制为首次发现。二是排叉柱下使用砖地袱作为支撑，为国内各时期城门遗址所仅见。门道下部用砖地袱承柱（砖槽内可能有木地袱）的做法十分独特，可能是慕容鲜卑自己的发明创造。客观评价，砖地袱承排叉柱的做法并不科学，支撑排叉柱顶部巨大重量的仅为砖地袱底部的一块厚约5厘米的青砖，这与柱础石相比，牢固性和稳定性都差很多。发掘证明，砖地袱底部承重的青砖全部断裂，个别地方甚至下陷。三是门道排叉柱间距较大，由密排变为疏排。四是排叉柱南端第一根内倾，为首次发现的考古实例，间接印证了傅熹年先生对唐代重玄门门道结构的复原^[11]。

注

- [1] 田立坤、万雄飞、白宝玉：《朝阳老城考古纪略》，《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
- [2] 《资治通鉴》卷九六：“咸康七年。春，正月，燕王皝使唐国内史阳裕等筑城于柳城之北、龙山之西，立宗庙、宫阙，命曰龙城。”《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使阳裕、唐柱等筑龙城，构宫庙，改柳城为龙城县……咸康七年皝迁都龙城……起龙城宫阙……时有黑龙白龙各一见于龙山，皝亲率群寮观之，去龙二百余步，祭以太牢。二龙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悦！还宫赦其境内，号新宫曰和龙，立龙翔佛寺于山上。”
- [3] 《资治通鉴》卷一六〇：“太元十年二月，王永使宋敞烧和龙及薊城宫室，率众三万奔壶关”。《晋书》卷一一五《苻丕载记》：“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烧和龙、薊城宫室，率众三万进屯壶关，遣使招丕。”
- [4] 《晋书》卷一二四《慕容熙载记》：“大筑龙腾苑，广袤十余里，役徒二万人。起景云山于苑内，基广五百步，峰高十七丈。又起逍遥宫、甘露殿，连房数百，观阁相交。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为其昭仪苻氏凿曲光海、清凉池……拟邺之凤阳门，作弘光门，累级三层……为苻氏起承华殿，高承光一倍。负土于北门，土于谷价同”。
- [5] 《资治通鉴》卷一二三：“五月乙卯，燕王帅龙城见户东徙，焚宫殿，火一旬不灭。”《十六国春秋》卷一五《北燕录》：“五月乙卯，弘率龙城见户东徙，焚烧宫殿，火一旬不绝。”
- [6] 《魏书》卷一零六《地形志上》：“营州治和龙城。太延二年为镇，真君五年改置。”
- [7] 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概说》，《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 [8] 辛发、鲁宝林、吴鹏：《锦州前燕李廆墓清理简报》，《文物》，1995年第6期。
-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临漳邺北城遗址勘探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7期。
- [10]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北塔博物馆：《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 [11] 傅熹年：《唐长安大明宫玄武门及重玄门复原研究》，《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1. 西城墙前燕夯土



2. 前燕门道柱洞



3. 柱洞



1. 东门道全景



2. 砖地袱



3. 排叉柱



4. 土垛



1. 东门道东壁包砖

2. 东门道地面



3. 西门道全景



1. 后燕砖槽用砖



2. 后燕门道南端包砖 1



3. 后燕门道南端包砖 2



4. 板瓦

三燕龍城宮城南門遺跡およびその建築の特色

万雄飛

朝陽古城は遼寧省朝陽市内に位置する。十六国の前燕が造営を始めてから明代初期に廃棄されるまでの千余年の間、朝陽古城は一貫して東北地区の中心都市であり、重要な歴史的・考古学的価値を有している。文献記載にもとづき朝陽市内およびその近郊の考古資料を総合的に判断すると、現在の朝陽市東部の南塔、北塔、佑順寺、関帝廟を中心とする老城区は朝陽古城の所在地であった。しかし現代の市街と重なっているために、朝陽古城の城門、城壁、城内の大型建物基壇、街道などの考古遺跡の発見例は非常に少なく、このため朝陽古城の正確な範囲、城内のプラン、およびその都市の発展と変遷過程は不明であった。

2003年、遼寧省朝陽市の党委員会と朝陽市政府は老城区北大街およびその周辺に対して大規模な建物取り壊しと再開発を行った。この機会を利用し、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は直ちに専門の考古隊を組織し、朝陽市北大街改造指揮部および関係部門の強力な支持を得て、積極的に試掘調査を展開し、その成果をもとに重点区域を選び、発掘調査を実施した。野外での発掘調査は2003年7月に開始し、2008年10月に終了した。十六国期から清代に至る遺跡を10ヵ所以上発見し、各時期の遺物が数千件出土し、著しい成果を挙げた⁽¹⁾。この数年間にわたる考古学調査のもっとも重要な収穫の1つが、三燕の龍城宮城南門遺跡を発見し発掘したことである。

この遺跡は朝陽市双塔区北大街と営州路の交差点（俗称：大什字）の東北220mの所にあり、東側は北大街に近接し、南側は営州路から約200mの地点に位置する（図一）。発掘の結果、明らかとなったのは、この城門は十六国の前燕期に初めて建設され、後燕、北魏、唐、遼、金元の5時期の相次ぐ改築を経て、明代初期に徹底的に廃棄されるまで、千年継続して使用されたことである。この遺跡の前燕と後燕両時期の門址の発掘状況を以下に紹介する。

1. 土層堆積

この城門が使用された期間は長く、土層の堆積はやや複雑である。ここでは遺跡南壁の土層断面、西城壁南北方向の土層断面と東墩台の南北方向の土層断面を例とし、遺跡の土層堆積状況を紹介する。

① 遺跡南壁断面図（図二）

第1層：清代および近現代の堆積層。厚さ約2.5m。2層に細分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1a層：近現代層。厚さ約2.1m。土質はかなり粗く、遺跡内に普遍的に堆積する。石塊、赤色の磚、石灰塊、石炭屑などを含む。

1b層：清代路面と文化層。深さ2.5mにあり、厚さ約0.4m。路面は石灰を採石に混ぜたものを用いて舗装し、表面は平らで、その上は灰黄色土が堆積する。

第2層：金元代文化層。深さ約3.4mにあり、厚さ約1.2m。2層に細分される。

2a層：金元代文化層。灰黒色を呈し、厚さ約0.9m。この層の下から1条の南北方向の道路遺構を発見した。路面は小礫、瓦片、瓷器片で舗装し、路面は幅約6m、城門址中央の門道とつながる。道路土中から青瓷片、粗雑な白瓷片が出土し、路面より上の堆積層で陶片、瓷器片、瓦片等が出土した。

2b層：道路土堆積層。灰褐色を呈し、厚さ約0.2～0.5m。粗雑な白瓷片、黄釉・緑釉瓷碗の底部片、黒陶卷沿盆の口縁部片、粘土貼り付けで装飾した黄褐陶片などを含む。「大定通宝」と「大観通宝」各1点、さらに骨製簪の一部、動物頭部の瓷器が出土した。

第3層：遼代文化層。深さ約4.8mにあり、厚さ約1.3m。3層に細分され、各層の下にいずれも道路土がある。

3a層：淡灰色。厚さ0.35～0.5m。白瓷の底部、黄釉瓷碗の口縁部片、灰陶卷沿盆、布目瓦、瓦当などを含み、さらに鉄製鋤先1点、「政和通宝」銭1点が出土した。

3b層：灰褐土。厚さ0.45～0.55m。白瓷の底部、白瓷碗の口縁部片、卷沿陶罐の口縁部片、展沿盆の口縁部片などを含み、あわせて比較的多くの動物骨片を含む。

3c層：道路土堆積層。厚さ0.3～0.4m。上半部は路面で、灰黒色を呈し、厚さ約0.1～0.2m。下半部は人工的に敷いた路床で、厚さ0.2～0.3m。路床は比較的規律よく並べた磚片で舗装し、その中には大量の焼土が混じる。磚片はいずれも長く直線的な縄タタキ痕を残す。形は比較的一定の規格にそろい、唐代の墩台を外装する磚と同一である。唐代の倒壊堆積層であろう。

第4層：唐代道路土層。深さ5.1～5.3mにあり、厚さ0.2～0.35m。2層に細分され、両層の間には厚さ0.04mの堆積砂層がある。

4a層：道路土堆積層。黒褐色。厚さ約0.05m。

4b層：道路土堆積層。黄褐色で、やや多くの炭粒が混じり、厚さ0.15～0.3m。布目瓦、灰陶片などを含む。

第5層：北魏代の道路土層。深さ約5.6mにあり、厚さ0.25～0.3m。2層に細分でき、上層は黄灰色を呈し、厚さ約0.1m、下層は黒褐色を呈し、厚さ約0.2m。灰陶の底部、灰陶の胴部片、平瓦を含む。

第6層：三燕期文化層。深さ約6.2mにあり、厚さ0.6～0.8m。堆積泥層と堆積砂層が交互に重なり、堆積土中に瓦片と陶片を少量含む。

② 西城壁の南北方向土層断面（図三）

第1層：清代および近現代堆積層。厚さ2.5m。上層は近現代の堆積で遺跡内に普遍的に堆積する。土質はきわめて粗く、石塊、赤色の磚、石灰塊、石炭屑などを含む。下層は清代文化層で、厚さ0.4m、清代の青花片などを含む。

第2層：金元代版築土。深さ約4mにあり、厚さ1～1.6m。灰黄色を呈する、大変しまりのない土。版築層は不明瞭で、炭粒、焼土塊、陶片などを含む。金元代の版築土は城壁北側において比較的明瞭で、前燕期の黄色版築土に接し、外部は磚石で包まれる。

第3層：金元代文化層。深さ約4.6mにあり、厚さ0.5～2m。灰黄色を呈する、きわめてしまりがいい軟質土で、炭粒、陶片、瓷器片、布目瓦片などを含む。

第4層：遼代文化層。深さ約5mにあり、厚さ0.3～0.5m。灰褐色を呈する、きわめてしまりがいい軟質土で、炭粒、陶片、瓦片などを含む。

第5層：唐代文化層。深さ約5.3mにあり、厚さ0.2～0.6m。灰黒色を呈する、しまりがいい軟質土で、陶片、瓦片などを含む。

第6層：唐代版築土。深さ6.7mにあり、厚さ1.5～3m。堅固にしまった黄褐色土で、炭粒、木屑と少量の瓦片を比較的多く含む。版築層と搗棒の穴がともに非常に明瞭で、版築層の厚さは約0.1m、搗棒の穴は円形で、直径4cmである。唐代に城壁を厚く拡張しており、前燕代城壁の南側に増補を行っているが、北側にはその形跡がない。補充して築いた版築土底部には掘込地業のための坑を掘っており、穴上面の幅は約4.2m、下面幅は3.7m、深さ1.7mである。掘込地業の穴は前燕代の版築土を壊している。地上部分は前燕の版築壁に接着しており、両者は分断されることなく密着しており、唐代城壁地上部分の残存高は2.4mに達する。

第7層：三燕から隋代の文化層。深さ7mにあり、厚さ1～1.5m。淡灰色を呈し、陶片と瓦片等を含む。

第8層：前燕の版築土。深さ7mにあり、厚さ0.6～5m。しまりの強い黄色土で、ごく少量の炭粒と瓦片を含む。版築層と搗棒の穴はともに非常に明瞭で、版築層の厚さは約0.1m、搗棒の穴は円形で、直径約3cm。前燕代の版築城壁の地下部には掘込地業の坑があり、坑上面の幅は11m、深さ約2.5m。城壁地上部分の幅は約4.5～9.5m、残存高約2m。前燕代の版築城壁は地山層を直接掘り込んで築かれている。

③ 東墩台の南北方向土層断面（図四）

第1層：金代版築土。厚さ1～1.6m。ややしまりがいい浅黄色土で、版築層は不明瞭である。炭粒、焼土塊、陶片などを含む。金代版築土は墩台のもっとも外側にあり、墩台

の外周を補って築き、唐代の黄褐色版築土に接着している。外部は磚と石でおおわれている。

第2層：唐代版築土。厚さ約4m。黄褐色で、土質は堅固にしまり、やや多くの炭粒、木屑、少量の瓦破片を含む。版築層と搗棒の穴はともに非常に明瞭で、版築層の厚さは約0.1m。搗棒の穴は円形で、直径約3cm。唐代に墩台の南北両端に大規模な増築をおこない、墩台を大きくしている。増築時の地上部分は三燕期の版築土に接着し、地下部分は地業の坑を掘って版築しており、その深さは約1.6mである。

第3層：後燕代版築土。厚さ1～1.9m。比較的しまりのある黄灰色土で、炭粒、焼土粒、少量の瓦片を含み、版築層は不明瞭である。後燕の時期にわずかに前燕基壇の南北両端に増補を行って墩台を長くするが、唐代の増築版築土に壊されている。後燕期に増築した版築土は地上部分に限られ、地下に基礎はない。

第4層：前燕代版築土。厚さ約3m。しまりの強い黄色土で、ごく少量の炭粒と瓦片を含む。版築層と搗棒の穴はともに非常に明瞭で、版築層の厚さは約0.1m、搗棒の穴は円形で、直径約3cm。前燕代の版築土の地下部分には掘込地業の坑を掘り、幅約12.5m、深さ約1.6mである。地上部分の幅は約11m。前燕代の版築土は地山を直接掘り込んで築かれている。

2. 前燕期の城門遺構

前燕期にこの城門は初めて築かれたが、後代の相次ぐ補修と再建により、前燕創建の門址は後代に補修された何層もの版築土によって覆われている。発掘時には、後世の比較的良く保存されている遺構を残すために前燕期の城門遺構のすべてを露出させなかったが、主として東門道と西門道の発掘、および西城壁の調査から、前燕門址の構造を明らかにした。

前燕門址は南北方位で、方位は約220°、東・中・西の計3条の門道があり、それらの間に2つの版築隔牆が築かれている。東門道と西門道の規格と構造は同じで、左右対称をなす。中門道は後代の門道の下層にあり、状況は不明である。東門道と西門道の両側はそれぞれ東西方向にのびる版築城壁に接続している。

(1) 墩台、隔牆、城壁

墩台と隔牆と城壁はいずれも黄土版築によって築かれている。黄土は混じりがなく包含物が極めて少なく、土は堅固である。版築層は均質かつ明瞭であり、各層の厚さは8～10cmである(図版一、1)。墩台と隔牆の地上部分は破壊と後代の再建により、本来の南北長は不明である。墩台は破壊された後に両側の城壁と基本的に一体となっており、区別が難

しい。墩台は残存長約8m、残存高2.4mである。隔牆の平面形は長方形で、残存長約8m、残存高2.4mである。城壁の南北残存幅はもっとも広くて9m、残存高は3mである。版築城壁は両側へ向かってのびており、露出させた東城壁の長さは約50m、西城壁の長さは約10mである。

墩台と隔牆と城壁の底にはいずれも地業のための坑が掘られている。幅は基本的に同じで、墩台と隔牆箇所を特別に幅広くしていない。掘込地業の坑の断面は逆台形を呈し、上口幅は約12mである。門道箇所の掘り込みの深さは約1.2m、城壁箇所の深さは約2.5mである。地業の坑は地山土を直接掘り込んでいる。

(2) 門道

東門道と西門道を発掘した。両者は基本的に対称である。中門道は未発掘である。重点的に東門道を調査したので、以下、東門道を例として紹介する。

東門道の幅は約4.5m、長さ12m（底部基礎で計算）である。門道内の木造構造および柱礎石等の建築部材はすでに跡形もなく残存しておらず、ただ抜け殻状に空間のみをとどめている。空間の両壁と地面はともに混じりのない黄土版築で、版築壁と地面上には多くの場所に鍬などの工具痕が残っていた。版築壁の壁面は比較的平坦に整い、やや傾斜している。版築土の上面には起伏があり平らではなく、総体的に北が高く南が低い。以上の形跡から、前燕期の門道の内部施設は後燕の再建時に徹底的に破壊されたものと推測される。

門道内の地面上で2列の柱穴列を発見した。それらは門道方向に列をなし、各列6基、合計12基が並ぶ（図版一-2）。両列の間の距離は2.5m（両柱心々間の距離。以下同じ）で、同一列の隣り合う柱との間の距離は約1.9mである。柱穴の大半は平面長方形で、長さ0.5～0.6m、幅0.4m、ごく一部が円形で直径は0.4mである。柱穴の現存する深度は地面の高さが同一ではないため北部がもっとも深く0.8m、南部がもっとも浅く0.4mである。柱穴内壁は垂直に立ち上がり、壁面は平坦で、あるものは幅の狭い溝状の工具痕がみられる。柱穴底部は比較的平坦で、礎石あるいは瓦磚を底に敷いていない。埋土はしまりがなく、木屑を含まず、少量の瓦磚が出土した。これら柱穴底部は基本的に同一面上にあり、地山を掘り込むにはいたっていない。

柱穴精査時にある現象があきらかになった。すなわち、柱穴口の一辺あるいは一角の多数が人によって破壊されており、鍬などの工具痕が残っていた（図版一-3）。柱を持ち去るために、故意に一辺あるいは一角を掘ったようである。東西両列の柱穴間の距離はわずか2.5mで、門道の幅としてはあきらかに狭すぎる。柱穴底部には礎石がなく、荷重に耐えられない。以上から推測して、これらの柱穴はおそらく門道施工時の足場穴であろう。

3. 後燕期の城門遺構

後燕期に前燕代の門址の基礎の上に改築と拡張を行っている。工事の内容は主に墩台と門道に対する修復と再建で、城壁部分は改築することなく既存の城壁を引き続き使用した。後燕再建後の門址はやはり3条の門道であり、門道の位置も変わらないが、方位はやや調整されて215°である。東西両門道を発掘調査し、中門道は未発掘である。北燕はこの時期の門址を引き続き使用した。

(1) 墩台と隔牆

本来あった墩台が破壊されたために、再建時に墩台の南北両側で比較的大規模な増築補修が行われている。再建後の墩台の南北長は、両側城壁の厚さよりも長さがある。修繕は地表よりも上部に限られ、地下の基礎部分には変化がない。後補の版築土は灰黄色を呈し、土質は比較的粗雑で、かなり多くの炭と焼土粒を包含し、比較的しまりが無い。

後燕修繕後の東西墩台は後代に破壊されたために南北長は不明で、現存する部分は最長約16mである。東墩台の南部に対して調査をおこない、後燕が修築した東部墩台の幅は約4mと判明した。

2列の隔牆の平面形は長方形を呈する。南北両端は破壊され、長さは不明である。中門道は後代にも継続して使用され続けたために何度も改築され、東隔牆の西側と西隔牆の東側はともに一定程度の破壊を受けていた。隔牆と門道の幅は均しく4mと推測される。

(2) 門道

後燕期は三門道の構造を踏襲している。中門道は後代の門址の度重なる改築により状況が不明である。東門道と西門道は北魏期に塞がれ、そのため比較的完全に近いかたちで保存された。私たちは東門道と西門道に対して発掘を実施した。それらは左右対称であり、規格と構造は基本的に同じで、方位は215°である。後燕の再建時にこの2条の門道に対して徹底的な改築を行っており、門道の地面を平坦に整えて舗装しただけでなく、門道の両壁に対して手を加えており、あわせてすべての門道施設を建設した。墩台の南北長が増し、門道の奥行もまたこれにしたがって長くなった。

① 東門道

門道は梁を渡した木造構造である。東西両壁に排叉柱（門道両側の壁に沿って一定間隔で立てた柱）を立て、排叉柱の下は磚地覆で支えている。排叉柱の間は磚と黄土を積んだ土堞（排叉柱と排叉柱の間を埋める土壁で、現在は柱が腐りなくなっているため突出している部分を指す）で、土堞の外表は泥を塗っている。門道の南半部は基本的に完全に保存されてお

り、南端壁面は青灰色の磚を積んで覆う。北端は破壊されている。門道の幅は4m（泥塗りの両壁の間の距離で計算）、残存長は15.4mである。門道内に保存されていた遺構には、磚地覆（磚槽）、排叉柱、土塚、磚外装面、道路土などがある（図五、図版二-1）。

磚地覆は門道両側壁の底部にあり、溝状で、門道の方向に沿って左右に各1列を設ける（図版二-2）。磚地覆は排叉柱を支えるためのもので、柱礎石に当たる。その構造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底部は門道の方向に沿って一列の磚を横置きして底とし、底磚上両側にそれぞれ1個の磚を立て、1本の断面が長方形を呈する磚槽を作る。底磚の外側にはさらに1列の磚を斜めに立てかけて立磚の外側を支え、立磚が外に移動するのを防ぐ働きをする（図六）。磚槽内の幅は0.26m、槽内はいずれも木屑と朽ちた板の痕跡があり、磚槽内にはおそらくさらに木地覆があったと推測される。磚槽の底磚は磚の重みのために排叉柱を支えた箇所で磚面が往々にしてやや下に沈んでおり、ある底磚は完全に砕けていた。

排叉柱は磚地覆の上に立ち、東西両側に各1列があり、左右対称で、それらは土塚中に固定され、門道頂部を支える働きをしていた（図版二-3）。排叉柱の多くは腐朽するが、木質の残存を確認することができる。腐朽後に残った痕跡の観察から、排叉柱の断面は方形に近く、一辺の長さは約0.25mである。門道北部が破壊されているため、排叉柱の本来の数量は不明だが、東壁には13本が残存し、西壁には12本が残存する。東壁には南から第1柱から第13柱までが残っており、このうち第1柱と第2柱の間の距離は1.3m（以下、両柱心々間の距離。）、第2柱と第3柱間の距離は0.8m、その他の間の距離は約1mである。東壁は南から第1柱がやや北向きに傾いており、傾斜角は約15°である。第2柱もまたやや北に傾くが角度はそれほどなく、その他はみな垂直である。西壁には南から第2柱から第13柱までが残り、第2柱と第3柱の間の距離は0.8mで、その他の柱の間隔は約1mである。西壁の南から第1本目の柱は後代の修築時に破壊されており、第2柱もまた後代補われた磚によって覆い包まれている。

排叉柱の間は土塚で隔てられ、土塚は版築壁に接着しており、底部は磚地覆の上ののっており、外壁は藁を混ぜた泥を塗っている（図版二-4）。土塚は排叉柱と底部の磚地覆を保護する働きをしていた。土塚外側の泥を塗った面は底部の磚地覆外側の立磚と揃い、磚地覆と排叉柱は完全に泥壁内に埋め殺されている。このため排叉柱はすべて暗柱である。東壁土塚の厚さは約0.6m、西壁土塚の厚さは約0.3mである。東壁土塚は版築壁と完全に接着しておらず、小さな裂隙がある。土塚は黄灰色土を搗き固めて作っており、炭粒と焼土粒を含む。いくつか特殊な構造のものがあり、例えば西壁第11・12柱の間の土塚はすべて日干し磚で築いており、東壁第7・8柱の間の土塚は下部に破損した平瓦を一段積み、高さ約0.6mの瓦壁とする。これらの部分はおそらく後世に補修した際に造成されたものだろう。

磚で包む磚外装面は門道両壁の南端にあり、強度を高めるとともに、美しくみせる効果があった。門道北部にも対称的に磚外装面を設置したと推測されるが、現在はすでに破壊されている。東壁の磚外装面の保存状況は比較的良好で、残存長1.7m、残存高2m、厚さ0.6mである。内外両層に分かれ、内層は比較的雑に築かれているが、外層は互い違いに積み、比較的整った美しい外観である。磚外装は南から第1本目の排叉柱に隣り合い、隣り合った部分は上から下まで北向きに傾斜する形状に積まれており、排叉柱の位置をとどめている（図版三-1）。磚外装の下にも予め設置された磚地覆がある。注意すべきは、磚外装の部分は門道の方向と完全には一致せず、約2°やや外に向かってふれている。西壁磚外装面の残存長は3.4m、残存高は1.2m、厚さは0.3mである。内外両層はともに磚を斜めに立てて積み、外側は9層が残存し、第1～6層は北に向かって傾斜し、第7層は南向きに傾斜し、以上の各層は交錯している。磚外装の下にはあらかじめ設置された磚地覆があり、方向は門道と一致する。西壁磚外装面は東壁側より門道内側に約1.7m長く及び、積み方も東側とは異なっており、後代の修築造成によるものと思われる。

門道内の道路土は明瞭で、土質は堅固で、厚さは約0.2m、道路土表面には1層の木炭灰燼層があり、火に焼けた痕跡が明瞭である（図版三-2）。道路土の下には2層の人工的な敷土がある。最下層は灰黒色で搗き固められており、搗棒の穴は明瞭である。大量の木炭灰と少量の瓦片を含み、厚さは0.2～0.3mである。その上は灰褐色層で、同様に搗き固められて、炭粒と焼土粒と少量の瓦片が混ざる。両側が高くて中央が低く、両側は磚地覆の磚槽外側の立磚を埋めており、厚さ0.15～0.3mである。道路土の上は後世の倒壊による堆積層で、比較的多くの磚片と瓦片を含み、厚さ約0.4～1.5mである（図七）。

② 西門道

平面形と構造は東門道と基本的に同じであるが、部分的に異なる。西門道の幅は4m（泥塗りした両壁間の距離）、残存長は16.4mである。門道内に現存する遺構には、磚築地覆、排叉柱、土塚、磚外装面、道路土がある（図版三-3）。以下、東門道との相違点のみを記述する。

磚外装面は比較的良好に保存されており、平らな磚のみを積み、後世の補修痕跡がない。磚外装面は門道の向きとあきらかに一致せず、約6°外側にやや大きくふれ、「八」の字形を呈する。磚外装東壁の残存長は1.3m、西壁の残存長は1.8mである。

土塚の補修痕はあきらかに東門道より多く、とりわけ東壁は土塚下半部の多くが磚残片で補修されている。磚残片が黄土の間に混じり、磚壁の高さと積み方はそれぞれ異なる。全体的に総じて粗雑なつくりである。

門道中間の第8・9柱の間の地面上で比較的多くの朽木が発見され、周囲からはやや多くの鉄釘や鉄環等が出土した。ここにおそらく木製門扉構造があったと推測される。地面

上では門砧石（門扉の軸を受ける石）や將軍石（両開き門扉の合わせ目下に埋められ、門落とし等で固定する働きをもつ石）等、およびその痕跡は発見されていない。

4. 出土遺物

数量は比較的少なく、建築部材と生活用品の2種類に分かれる。建築部材には磚、丸瓦、平瓦などがあり、生活用品は主に土器で、それらはすべて東門道の三燕期の地層中から出土した。

(1) 建築部材

磚 出土したのはいずれも長方形の磚で、それらは主に門道下の磚槽や門道の南端内壁を覆う磚として用いられていたものである。磚の長さとおよび大きさによって、3型式に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る。

A型 規格が最大のもの。04CLⅢDM④：8は黄灰色、焼成温度が比較的高く、固く丈夫である。正面には細い縄タタキ痕が残る。縄タタキ痕は比較的浅くかつやや弧線となり、背面はそのままで縄タタキ痕がない。作りはさほど規格性がなく、正面四辺はやや高く上がる。長さ32cm、幅16cm、厚さ6.5cm（図八-1）。門道の両側底部の磚槽はすべてこの種の磚を用いて築いている（図版四-1）。

B型 規格が中位のもの。04CLⅢDM④：9は青灰色で、一部が藍色を呈し、焼成温度はきわめて高く、ことのほか硬く丈夫である。正面には斜方向の細い縄タタキ痕が残り、背面はそのままで縄タタキ痕がない。作りも整っておらず、一端はやや幅広く、別の一端はやや幅が狭く、表面は凹凸があり平らではない。長さ28cm、幅12.4cm、厚さ5.5cm。門道南端を覆う外装磚にはこの種の磚を多く用いている。形とサイズは同じだが、正面に直線の細い縄タタキ痕を残す磚が少数ある（図八-2、図版四-2）。

C型 規格が最小のもの。04CLⅢDM④：10は黄灰色あるいは赤褐色、正面に直線の細い縄タタキ痕を残す。長さ25.5cm、幅15cm、厚さ5cm。この種の磚の出土数量は非常に少なく、門道南端の外装磚に用いられた（図八-3、写真四-3）。

平瓦 完形あるいは完形に復元できるものがなく、すべて破片である。凸面の調整痕によって、凸面に縄タタキ痕がなく、凹面に布目痕を残すものと、凸面に縄タタキ痕があり、凹面に布目痕を残す2型式がある。

A型 凸面に縄タタキ痕がなく、凹面に布目痕を残すもの。04CLⅢDM⑤：1は泥質灰陶、凸面は縄タタキ痕がなく、凹面は布目痕が残る。瓦当凸面側には、比較的小さく、かつ密に並んだ指頭圧痕がみられる。瓦当部分がもっとも幅広く、反対側に行くにしたがって次第に幅が狭くなり、内収する弧度も強くなり、平面は台形を呈する。横断の湾曲は比

較的弱い。瓦当は幅30cm、厚さ2cm（図九、図版四－4）。

B型 凸面に縄タタキ痕、凹面に布目痕を残す。04CLⅢDM④：2は泥質紅褐陶、凸面には粗い縄タタキ痕が残り、一部は平らになでられ、凹面には布目痕が残る。厚さ1.5cm。

丸瓦 出土数量が比較的少なく、かついずれも破片である。瓦の厚さによって、2型式に分けられる。

A型 厚い丸瓦。04CLⅢDM④：4は泥質灰陶、凸面にタタキ痕はなく、凹面には布目痕を残す。玉縁部は長くかつ平坦で、瓦はやや厚く、2.5cmである。

B型 薄い丸瓦。04CLⅢDM④：5は泥質紅陶、凸面に縄タタキ痕がなく、凹面には布目痕を残す。瓦はやや薄く、1.5cmである。

（2）生活用品

主に土器で、いずれも破片である。口縁部と文様のある陶片を含む。

陶罐口縁部 04CLⅢDM④：7は泥質、外面は黒色で、内面は赤褐色を呈する。口縁端部は丸くおさめ、口縁部はやや外に開き、頸は短い。口径11.5cm。04CLⅢDM④：6は泥質紅褐陶。口縁端部は面を有し、口縁端部に浅い溝がめぐる。肩部は斜肩で無文である。口径10.7cm。

文様のある土器片 04CLⅢDM⑤：3は外面が黒色、内面は赤褐色を呈する。泥質、外面に文様を刻んでいる。

5. 各期城址の年代と性質

朝陽古城は十六国前燕期に創建され、創建にあたっては都城の規格に照らして設計・造営されており、城の規格は非常に高い。341年に前燕の慕容皝は陽裕と唐柱を柳城の北に遣し、龍山の西に龍城を築き、城内に宮殿を造営した。翌年、慕容皝は都を棘城から龍城に遷し、345年に新たな宮殿「和龍宮」を造営した⁽²⁾。350年、慕容儁は軍を率いて南の冉魏を討ち、薊城に遷都した。370年に前燕政権が滅亡すると、前秦は前燕故地に平州を設け、和龍、すなわち龍城を鎮圧した。385年、前秦の昌黎太守宋敞が龍城から撤退する際に火を放って和龍の宮室を焼いた⁽³⁾。これが龍城最初の大規模な破壊である。386年に慕容垂が帝を称した。これは歴史上後燕と呼ばれるが、後燕は河北中山を都と定め、幽州、冀州、平州の3州を占めた。397年、慕容宝が中原で北魏に大敗すると拠点を使い、都を再び新たに旧都龍城に遷した。慕容熙は在位中（401～407年）、淫乱無道で奢侈の限りを尽くした。龍城内で大いに土木工事を興し、弘光門を建て、承華殿を造営し、さらに龍城北郊に皇室の園林・龍騰苑⁽⁴⁾を造営した。436年に北燕が滅亡すると、高句麗軍が龍城を略奪し尽くし、加えて火を放って龍城の宮殿を焼き、大火は十日の間消えなかった⁽⁵⁾。

これが龍城第2回目の大規模破壊である。北魏は遼西地区を占領したのち龍城廢墟の上に龍城鎮を置き、のちに龍城は再び、營州の治所となった⁽⁶⁾。

考古学的発掘調査からあきらかとなったのは、三燕期のこの城門址は前燕と後・北燕の両期に分かれ、これは三燕龍城の宮城南門であり、さらには文献中に記載された「弘光門」である可能性があることである。分析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

第1期門址は、東西墩台、隔牆、3条の門道、東西版築城壁をもつ。我が国の古代建築の等級制度に照らすと、三門道城門は都城の制で、都城城壁のみが三門道規格の使用が許される⁽⁷⁾。朝陽古城の歴史に照らし合わせると、朝陽古城は前燕、後燕、北燕期にのみ都城となり、龍城と称された。このため第1期城門の築造年代は十六国の三燕期と確定できる。第1期門址の墩台、隔牆、城壁はいずれも地業の坑を掘って版築しており、地業の坑は直に地山を掘り込んでいる。版築土は純黄土で、極めて純度が高い。これは史料にみられる、三燕龍城が選地新造された都であるという記載と符合する。門址西門道の柱穴内で1点の完形の磚が出土した。一方の面は細い縄タタキ痕が残り、別の一面はタタキ痕が残らない。大きさは32×16×6.5cmである。青灰色を呈し、大きさ、文様ともに前燕李廆墓⁽⁸⁾で使用されている磚と同じである。以上より第1期門址の年代は前燕期であると推定した。

第2期門址は三門道の構造をとどめている。城門の等級制度から、その再建・使用年代は三燕期であろう。発掘では、第2期門址は旧門址の基礎の上に再建されており、墩台、隔牆、門道はいずれも大規模に再建された形跡が確認された。東門道と西門道からみて、門道内の磚地覆、排叉柱、土塚および地表面はいずれも重複してあらたに敷設したものである。第2期門址の造営は元よりあった基礎の上に完全に再建された大規模工事であったことが判明した。この大規模な建設活動は史料が記載する後燕慕容熙が龍城で大いに土木を興したことと符合する。第2期城門の再建年代は後燕慕容熙期であり、北燕はそれを引き続き使用したと推定する。

三燕期において、この城門は龍城宮城南門であったに違いない。以下考察すると、我が国における古代都市の配置プランにはその変遷があり、曹魏鄴城の造営以降、宮城あるいは衛城(官衛区)を北に、里坊を南に置いた都市モデルが創設された⁽⁹⁾。龍城の創建年代は曹魏鄴城より100年以上遅く、その配置プランは疑いなく曹魏鄴城の深い影響を受けている。

1990年代にボーリング探査と発掘を通じて、考古学者は朝陽北塔周囲基壇で発見された三燕建築遺構が塔版築基壇と同じ大型建築の基壇であることを実証した。これは三燕龍城和龍宮の宮殿基壇であるに違いない⁽¹⁰⁾、これによって三燕和龍宮の位置が確定した。今回発掘した城門址は朝陽古城の中央部北寄りに位置し、朝陽北塔と南塔の中間にあり、朝

陽北塔（すなわち三燕和龍宮宮殿基壇）の東南約250mの所にある。曹魏鄴城の配置構造を参考にすると、この城門址は三燕龍城宮城の南門であろう。史料は後燕慕容熙が龍城を拡張した時、「鄴の鳳陽門に擬え、弘光門を作り、累級三層」と記載するが、あるいはこれが後燕期の「弘光門」なのかもしれない。2005～2008年に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は朝陽老城区内で大規模な地下探査と発掘を展開し、相次いで宮城城壁、北門と北城壁、東門と東城壁などの重要な遺跡を発見し、その性格をさらに実証した。

6. 建築的特徴の分析

この城門は前燕に創建されて以降、5回の再建を経ており、長い歴史の中で6種の異なる姿を見せた。歴代の破壊と後代の不断の修築によって、6つの時期の門址は後燕と金元というこの2時期の門道構造のみが相対的に比較的良く保存されている。以下、再度後燕期の城門の特徴を分析する。

後燕期の城門門道の特徴は4つある。1つ目は、門道両端はラップ状に外に開いており（このうち北端は破壊されているが、南端と同様であったと推測）、このような門道形態は初めての発見である。2つ目に、排叉柱の下に磚築地覆を使用して柱を支えており、これは中国国内各時期の城門遺跡では稀な例である。門道下部に磚地覆を使用して柱を受ける（地覆磚槽内にはおそらく木地覆があった）という方法はかなり独特で、おそらく慕容鮮卑自身の創意発明であろう。客観的評価としては、磚築地覆が排叉柱を承ける構造法は科学的でなく、排叉柱頂部の巨大な重量を支えたのはわずかに磚地覆底部の1点の厚さ5cmの青灰色磚で、これは柱礎石に比べて堅牢性・安定性ともに大いに劣っている。発掘が証明するように、磚地覆底部の重さを受けた青灰色磚はすべて亀裂があり、顕著な場合には各場所で下方に落ち窪みがみられた。3つ目に、門道排叉柱の間隔が比較的広く、密な間隔から広い間隔へと変わっている。4つ目に、排叉柱南端の第1本目が内傾しており、これは初めて発見された発掘実例であり、間接的に傅熹年先生の唐代重玄門の門道構造の復元を証明した⁽¹¹⁾。

註

- (1) 田立坤・万雄飛・白宝玉「朝陽老城考古紀略」『遼寧考古研究』第6輯、科学出版社、2007年。
- (2) 『資治通鑑』卷96「咸光七年。春、正月、燕王皝、唐国内史陽裕等をして柳城の北に城を築かしめ、龍山の西に宗廟、宮闕を立て、命して龍城と曰う」。『晋書』卷109卷、慕容皝載記「陽裕、唐柱等をして龍城を築かしめ、宮廟を構え、柳城を改め龍城と為す。……咸康七年、皝、都を龍城に遷す。……龍城の宮闕を起こす。……時有りて黒龍白龍各一龍山に見れ、皝、親ら群寮を率いて之を觀、龍を去ること二百余歩、太牢を以て祭る。二龍、交首嬉翔し、解角而して去る。皝、大いに悦ぶ。宮に還りて其の境内を赦し、新宮を号して和龍と曰い、龍翔仏寺を山上に立てる」。
- (3) 『資治通鑑』卷160「太元十年二月、王永、宋敞をして和龍及び薊城宮城を焼かしめ、衆三万を率い

て壺関に奔る」。『晋書』卷1151、苻丕載記「乃ち昌黎太守宋敞をして和龍、薊城の宮城を焚燒せしめ、衆三万を率いて壺関に進屯し、使を遣し丕を招く」。

- (4) 『晋書』卷124、慕容熙載記「大いに龍騰苑を築き、広袤十余里、役徒二万人。景雲山を苑内に起こし、基広五百歩、峰高十七丈。また逍遙宮、甘露殿を起こし、連房数百、觀閣相交わる。天河渠を鑿ち、水を引きて宮に入る。また其の昭儀苻氏の為に曲光海、清涼池を鑿つ。……鄴の鳳陽門に擬え、弘光門を作り、累級三層。……苻氏の為に承華殿を起こし、高きこと光一倍を承く。土を北門に負えば、土、穀に価同じ」。
- (5) 『資治通鑑』卷123「五月、乙卯、燕王、龍城を帥いて戸の東徙するを見、宮殿を焚き、火一句減せず」。『十六国春秋』卷15、北燕録「五月、乙卯、弘、龍城を率いて東徙するを見、宮殿を焚燒し、火一句絶えず」。
- (6) 『魏書』卷106上、地形志上「營州、和龍城に治す。太延二年、鎮たり、真君五年、置を改む」。
- (7) 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築概論」『傅熹年建築史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 (8) 辛癸・魯宝林・吳鵬「錦州前燕李廆墓清理簡報」『文物』1995年第6期。
-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鄴城考古工作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北臨漳鄴北城遺址勘探發掘簡報」『考古』1990年第7期。
- (10)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北塔博物館『朝陽北塔－考古發掘與維修工程報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 (11) 傅熹年「唐大明宮玄武門及重玄門復元研究」『傅熹年建築史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